

金沙江的月

乌云遮住了明月,峡谷里的豹子将仅有的花香掠走。

一截大江凌空而下。
孤客,从夜到晨,独自行走。棘草刺痛了你的脚,磨难的心灵和种籽一起发芽。偶然间,你看见一只低啸的小鹿,它贴着月亮飞,它为月亮贴上了一枚胎记。情歌忧伤,歌喉嘶哑,你把骨头埋在山下。金沙江畔,你凿石开路。一件硕大的铜管,就在身边不停吹奏。

耳边没有柔软的白云,只有翅膀的拍击;眼前没有闪亮的花香,只有高高的雷电。一片大风被翅膀拦腰斩断。嚓。嚓。锋利、迅猛,割净了你内心的杂草,你把大石推开,你看见了千年的剑客和埋在月光里的宝剑秘笈。今晨月光下,你凌波舞剑,剑影照花,你听见内心的呐喊,从千年传诵到今天。

叶子旋开,果实脱出。
你问剑客:谁能问尽秋月?谁能抚平隔世的愁怨?谁能以生命的荧光,照亮一条苦难的大江?谁能以一人之力,解救天下苍生?剑客狂笑,默而不答。

你听见了阳光

你听见了阳光在树杈间歇息,每一小片都蕴藏闪电和雷霆。绵密的雨声,在天地间留下了细细的针脚,起伏内心的坚韧。阳光走着,从早到晚,把最后一缕光亮留给了你案前的灯盏。光芒冲垮了忧伤的隧道和风中颤动的青草,明灭今生和来世的河流、湖泊。

你看见了一把斧子劈开河流。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那些玛瑙、翡翠和金钻,随意被人抢掠。沉重的墓碑压断草茎。远方啊,除了故乡还会有什么?你的灵魂,被哪一朵雷电叫醒?你无法分辨那些梦境,到底是不是从太阳那里获取。

那撕裂乌云的,是鸟儿的鸣叫。
就在今夜,你开始醒觉:你听见鱼儿划过水面。高黎贡、担当力卡、碧罗,横空出世的是

焚毁苦难的重金属。你听见最后的纯净被利剑切割。疼痛啊,疼痛啊,你被欲壑难填的目光包围,你被世事艰难的脚步忧扰。但你应该远离龌龊和渺小,走近纯净和博大。你祈求神灵宽恕河流,锋利的刀剑不再追随他们。

世界小了,心灵大了,你的梦像大海,把持续不断的心愿给那些卑微的人。你听见大地之上阳光流淌,万物在你的眼前,绵延不绝,逶迤向前……



横断山的月光

□黄恩鹏

横断山的月光

我要掩埋一个声音,它扰乱了我很久。梦境闪烁,海浪暴动,大鱼的鳞片切割天空。一场大雪,让阵痛的大水弥漫。远方待嫁的少女,此时正骑着一株盈满雪花的麦子,她要救助一只可怜的苍狼。黑夜的女儿,揭开了谁的残梦?

当我重返大地,传说已成空巢,莫名的悲伤流淌了千年。梦化蛹,梦化蝶。大雪藏起了年轻的身影。这清洗的大雪,这遮盖了坚固族谱的大雪,让这个世界一再羞愧。我听见血液里流淌的水声有如月光推涌云朵。

饥寒的人啊,抱紧了水的骨头。月光绽开,种籽播下。黑暗的大地,你如此无力。黑夜苍茫,灯盏虚妄。窗子内外,我无法想象这并不宽敞的小屋能容纳如此多的花香。我听见黑夜从眼帘闪过,将我吞噬。时间啊,你久远年代的一叶标本,是我惟一的疼痛。

我读变幻莫测的光焰,我听瞬间与瞬间的相撞。江水无言,冰雪天边。横断山,三条大江在侧。我是你今夜惟一等待大雪的人。

月光上升,大雪上升。月光的马,是快速穿过身体的一个硕大雪粒。

我是大江里的一尾鱼

我是大江里的一尾鱼,黑暗不是秘密。我钻进黑暗,我游弋月光。月光闪动,潮水涌迭。沧桑的世事,是水下细碎的砂粒,潺缓着、闪烁着、流动着,流进了我的回忆。

那些水如此清澈;那些涟漪,现出了网状

的光亮。

金沙江,这巨大的器皿,盛装了我一生的情感。鸟声水声月光流淌声山林风声从我光滑的鳞片上漫过。那些凉,绸缎一样,在时间的缝隙里游弋。现实的困惑和烦恼,扰乱了心灵。我高举月亮,游进夜的礁岬。青苔起伏,鸟儿啾啾。水声使月光变得清澈。水声使月光变得细密、柔软,更富弹性。我看见前世的基因,以及那些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的物质。

从滇西到滇北,我离开了明亮的宫殿,又经过了黯淡的地狱。

我来到了心灵的清澈之河。我乘着淡淡花香,游进了寂静。我游动,那些不再是秘密的秘密四处呈现。从寂静的内部从水声的内部上升。月光过滤了杂质。醉卧山岗的老者,身体长出了巨翅。巨翅变成了雪花,随月光飘啊飘。寒风拂拂,蟒蛇驾驭雷电,击穿了大海。

我是一尾鱼,我宽恕了水的过错。我身上的骨头发出了疼痛的光亮。

在滇西看见一株大树被砍伐

一棵大树,是比砍伐者更为久远的先人,

就这样被秘密杀戮。

这棵树变成了一只鹰,在它矗立原地白花花的树桩前落了一些泪就飞走了。

后来它又屡次前来悼念。我知道那是大树飞在天上的魂儿。大树将未了的心愿托交给了鹰。这只鹰便常来巡视,抓捕那些偷窃树种的贼鼠,擒拿损毁树苗的野兔。

这只鹰和它的子孙,在天空遍栽树木。它们牵来了大朵乌黑的云雨,搬来了大片金色的雷电,为葱郁的天地不懈搏斗。它们期待小草长成大树,能让它们读到嘹亮枝梢的风声雨声。

鹰便去找太阳,它一遍遍向太阳哀求,渴望能得到太阳的帮助。可是太阳忙着四处栽花,无暇顾及鹰的诉求。鹰只好孤独地飞,围着白花花的树桩,一圈一圈地巡视。叹息,叹息……

峡谷圣光

从贡贡到贡山,再到丙中洛,脚步随羊群逶迤北上。朝圣者的祷告在江水里回荡。万物沉睡,灵魂苏醒。我徜徉江岸,生怕惊扰了大寺里那些圣洁脆弱的灵魂。

草木举起了火烛,它们以微小的光昭亮内心的道路。我也是一株草木啊,与冷雨为伴。听无边的静洒洒滩涂。哦,上帝正用一小片阳光擦拭大地的镜子。

天地开创了,花香纯净了。但我有理由拒绝一粒尘埃,我有理由请花香举起饱满和丰盈。奔子栏、丙中洛,祷唱圣诗的洁净之地。祷祝的火光点燃宗教的大地。

光芒蓦然一闪,便把我带进了博大和渺小。我在一朵花蕊间点亮灯盏。我借一棵青草诉说天地的悲悯和仁慈。我在涛唱声中阅读生命和死亡。我浴阳光而行,净爽的内心里就是墓碑。群山起伏,江水辽阔,我只需一小片水域供灵魂沐浴。

圣主,请接纳我这个浑身披满风尘的游子吧。我以小山鹑的纯、古刹樱的净,虔诚膜拜。



致春天

□峭岩

在北京,酝酿了整个冬天的雪,终于,在马年的第8天,悄然而至。飘飘洒洒,箩筐筛面粉似的下了一天一夜。也许是过久地等待和压抑,见到雪的一刹那,我的心一震,一股冲动涌上心头。决定到院外走走,完成和春的约定。

转弯处,遇到一位老者,白雪缀满了他的前胸后背,绒帽上被雪涂白了头顶。老人驻足在一棵桃树下,那雪已压弯枝条。他的眼睛盯住雪裹的枝条,执意看个究竟。我走近时,老人喃喃地说着:“下了,下了,好啊,多好的雪啊!”我不禁不住兴头,迎合道:“这场雪下得正当时,这下空气也清爽了!”

“何止空气……”他亲切地看看我,“老弟,慢走,你听到了什么声音吗?”

我愕然。“久住深宫心思倦,安乐不知稼穡愁。”他说:“你蹲下去,雪下边有声音哩!”我醒然。是啊,盼雪的莫过于庄稼人。他是说“春天一场雪,夏收万担粮”,对于雪的降临,高兴的不光城里人,更喜的是大地上的冬小麦、花草树木。于是,我真的听到了草木啜吮雪水时发出的“啾啾”的声音。老人笑了,说:“雪下了,春来了,这桃树、杏树、柳树,就绽黄挂绿了!春天真是一把钥匙,交给大地,万物就复苏了……”当我的脚步移开时,那位老者还在河畔的树丛中,辗转寻觅着。

我的思绪随着雪花的轻盈,看到了春天的倩影,心就飞舞起来。春天,对我有着别样的意义。我是攀着春天的肩膀走过的人。春天扎根我的心灵,是60年前的事情。那

年,春天花枝招展地来到我家的庭院,带来的不是欢喜,而是愁苦。因为家中无粮而闹春荒,母亲只有借找才能度日。就是在春天里,田野的苦苦菜、柳树芽,接济了我的生命。多少年来,母亲凄苦的眼神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久久不能释怀。在之后的岁月里,每一个春天以不同的色彩和神力走过,为我带来一次次憧憬和美好。在我的生命底色上,凸显亮点处总是发生在春天。春天,以轻盈的身姿走过大地,荒山野岭就立马绿放红绽了。扭转乾坤的该不是什么神,而是春天。

也许季节的演变会带给人们不同的情愫,夏秋愁冬困,而惟春天最能激发人的向上和进取。春天,也意味着吐故纳新。油气下沉,阳气上升,大地的气温转暖的同时,也给人注入了空前的活力,并赋予人类神奇的想象。

就在我流连忘返的时候,又与那位老者相遇了。他站在那里,有些沉郁地说:“春来了,一切都将过去,会好的……”原来他的孙子大学毕业就业受挫,他想用春天的话题开导。而我的孙女正备战高考,也为能否考上愁肠百结。我俩一下子亲近了,话匣子豁然打开。

老人说:“如今的年轻人啊,只知春花好,不知春雨贵,任事不会一帆风顺。我那孙子还不经事哟!”

“这也难怪。欢乐忧愁常相伴,苦难坎坷谁错过?人生哲理。年少气轻,经多面广自然就懂了。春光不负耕田人,只要奋斗,汗水会漂起行船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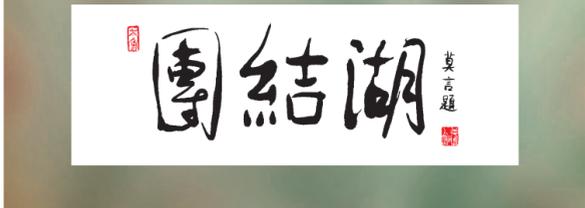
我俩的眼睛各寻各处,心思却绞在一起,想法也就同时产生了。何不给孩子们写首春天的诗呢?一拍即合。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地凑起来,题目就叫《致春天》:

雪掩山河润物苏,又是一年换旧符。/大地轮回人更岁,春水研墨绘宏图。//微微暖风吹新梦,渐渐萌绿理昔愁。//始知苦乐常相伴,彩虹总在风雨后。

诗罢,我俩便觉超然的轻松。真是,和这个春天撞了个满怀,春光无限,喜也无限!只要心里装满春天,五彩斑斓的日子还会远吗?



家园 陈岚作



莫吉题

在过去的10年中,我除了创作表现当下现实生活的中短篇小说,还用了大约6年的时间来阅读有关中国红色革命史的书籍和资料,当然也用了6年的时间来思考、准备、积淀,在最近4年的时间里,连续写了5部相关题材的长篇小说,我尽力在创新,在努力,最近正在创作最后一部与中国红色革命史相关的小说,算是为此类题材作一个“10年告别”。

在写这部暂名为《归故乡》的长篇小说中,我思考最多的不是写作技巧,不是如何变换花样讲述故事,甚至不是如何塑造别致的人物,更多思考的是该如何讲好历史——特别是中国红色革命史,如何将中国红色革命历史置身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和广阔的世界背景下,而不仅是局限在中国历史中;不仅要向中国的年轻读者讲述,还要向国外的青年讲述——之所以让我产生这样的想法,或是创作的首要纲领,源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

我认识一位在中国生活了10年的法国“70后”,他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小两口安居乐业,幸福美满。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聊天,当说起中日钓鱼岛争端时,我问这位法国青年的看法,他认真地对我讲,关于钓鱼岛的历史,我们法国人不知道,我认识的那些外国人也不知道,也就是最近通过新闻媒介才知道的;又说到解决争端的办法,他坦诚地说我们外国人对此不关心,跟我们没关系,随后又脱口而出,既然中、日各说各的理,那就由联合国托管吧。我说那绝对不成,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不容置疑的,怎么能由联合国托管呢?这位法国“70后”看着我,继续认真地说,那你们中国人就要把你们的正确主张、钓鱼岛的历史耐心地告诉全世界,要理直气壮地讲,要不断地讲,要用文学语言讲,要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话去讲,随后,我们陷入了沉默,一时没有了话题。过了一会,又由钓鱼岛,说到了“二战”历史,这位中国女婿忽然激动起来,眉飞色舞地讲述他的家族故事。原来他祖父是波兰人,“二战”中参加了法国抵抗组织,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他祖父身上多处受伤,“二战”后取得了法国国籍,并且享受英雄般的礼遇。我也给他讲述中国的抗日战争,讲述南京大屠杀,讲述中国人如何帮助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我明显感觉得出来,刚才讲钓鱼岛话题时,他脸上呈现出来的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神态,而说到“二战”话题时,他是亢奋的、



构思就如闪电,产生于人的满含思想、感情和记忆的印痕的意识之中。所有这一切是逐步地、慢慢地积累的,等到电位差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导致放电现象。这时,一是这个被整个儿压缩的、还多少有点混乱的世界,便会诞生闪电,也就是说诞生构思。

构思之得以产生同闪电之得以产生一样,往往只需要一个极为轻微的推动力。

——[俄]帕乌斯托夫斯基 《金蔷薇》

绷紧“历史与现实”这根长绳

□武歌

专注的,为什么?因为在“二战”这个话题上,中国人、法国人拥有“共同语言”。

中国文学界最近一直在讲,要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我理解的“讲好故事”,除了其他各种要素之外,还应该含有“写作技术层面”上的。第一,所谓的“世界语言”,就像那位法国“70后”所讲,“要讲外国人听得懂的话”,正像不久前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英国电视台接受记者采访时,把安倍之流比作《哈利·波特》小说中的“大反派”人物“伏地魔”那样,通俗易懂,英国人听得明白、听得形象,一语揭穿;第二,讲述“中国故事”,不仅要讲当代故事,也要讲历史故事,同时还要把历史与当下结合起来讲,不能孤立呈现,要有历史的纵深感;第三,要找到我们和外国人的话语共同点,也就是人类普遍的精神价值观,人类对正义、光明、美好的共同追求,对阴谋、邪恶、战争的共同唾弃。我想惟有如此,才能讲好“中国故事”,才能拥有“技术”上的保证。

中国的红色革命史,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属于“中国故事”范畴,我们不应该遗忘,更不应该因为当今世界有些国家、有些人对我们抱有偏见,使

得我们自己羞涩万分,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讲述“红色往事”,甚至故意回避,我想那样的话,才是不敢面对历史,缺乏对历史的公正态度。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责任把这段岁月里的故事真实地呈现给世界,尤其是讲述给年轻一代——中国和世界。要让中外年轻人明白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内心情感,还有他们的信仰、追求和理想。明白了共产党人的过去,也就懂得了现在;知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就清晰了现在的中国。因为这是已然存在的历史,真实客观的历史。

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是孤独呈现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都连通着上下百年甚至更为久远的历史渊源,我们应该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用现代人熟悉的语调 and 方式,将历史与现实打通,光明正大地讲给世界的听众。

那位法国“70后”的话,让我想到了3年前跟随中国作家采风团前往赣南老区采访的事,当时我看到、听到了太多的历史人物、红色往事;有许多的人和事,不曾出现在书里、影视剧里,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口传历史中;赣南之行有感动、有激情,更多的还有思考。我想以赣南红色历史为题材,再写最后一本红色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以和我不久前出版的以

小时候,村民建房多请本村“泥水匠”,年轻人干重活,有经验的长者负责技术指导,被尊为“掌线的”。因为贫困,建房大都是底部垒几层砖作基础,用以防潮,接着便用土坯垒墙,或是直接用夯有麦秸的泥巴砌墙。谁家建房会垒上十几、二十几层砖,被称为“半截腰子墙”,很不得了,乡亲们会对他刮目相看,说他家“有(钱)”;如果谁家建房既是“半截腰子墙”,到墙体结顶时又垒上几层砖的,就更不得了,那种样式被称为“砖封沿,火封山”,不是谁都能建起的档次。

建房时,主人会买几盒“一毛找”(言几分钱一盒)的“丰收牌”香烟放在土台上让人自由抽取,因为都是本村人,闲人便到工地,侃侃大山,过过瘾,建房是件大事,主人喜欢人多,图个人气。小孩喜热闹,这里正是好去处。主人还起早烧一大瓦盆开水放在土台上,供人渴了喝,旁边还放着几个粗糙的陶碗,有时开水里还放几枝新鲜的竹叶当茶叶,冷却后盛在碗里,颜色微黄,喝到嘴里,有丝丝清凉,大人说喝竹叶茶可以祛火,小伙伴多半是冲着这盆水而来,你一碗我一碗,喝够了玩耍,过一会儿渴了还喝,不大工夫一盆水就没了。看水没有了,主人还要烧,有时烧得烦了,会冷脸说:“大人还没喝,都让你们喝完了!”但小伙伴不介意脸色,照样快活。

最让人振奋的是夯实地基时打夯的场面,嘹亮的号子声和夯石着地时发出的纯响,能传出很远很远。夯是一块长方体的石头,有一二百斤重,竖置地捆着一个木棍,即夯把,夯下部四周系着夯绳。打夯一般需七人,一人扶夯把,称为“掌夯的”,其他六人牵绳分布在四周。因建房多在晴暖时节,人们多光着膀子。打夯时还要喊号子,先由掌夯人领喊,再由其他人“夯喽——”着应和,这号子的作用一是振奋精神,鼓舞士气,一是指挥协调,统一步伐。开始时喊“起劲夯喽——”,“夯喽——”,“都帮腔喽——”,“夯喽——”;前行时喊“向前打呀——”,“夯喽——”,“向前排呀——”,“夯喽——”;若是用力小,夯提不高时,便喊“使使劲呀——”,“夯喽——”,“架起来呀——”,“夯喽——”;若是有的地基不实,需多砸几夯时,则喊“这地方呀——”,“夯喽——”,“有点软呀——”,“夯喽——”,“使劲砸呀——”,“夯喽——”。起初声音低沉、舒缓,夯掷得较低,渐渐地,号子声变得急促、高亢,夯也掷得高了。掌夯把、牵夯绳都需要技巧,提夯时,牵夯绳的人弯腰围拢夯石,同时猛提、上掷、松绳,至最高点时,有时掌夯人需踮起脚跟跟夯把,在夯石下落时,人们快速后退,掌夯人要顺势调整夯石运行方向,以便夯石落到要落地点。有时因用力不匀,夯石运行方向及落点难以控制时,掌夯人会喊“夯把子拧啦——”,“夯喽——”,“劲不停呀——”,“夯喽——”;假如夯石向西倾斜,说明东边的人用力小了,掌夯人会喊“东边的人呀——”,“夯喽——”,“要使劲呀——”,“夯喽——”。有时掌夯人还会即兴编号子,连男女情怀都编进去,听得在场者放声大笑。每当号子声达到高潮时,便会引来在场年轻男女的围观,像是欣赏震耳的号子声,又像是欣赏他们晒得紫红,流着汗水,虽不矫健,也算强壮的臂膀,甚至和着号子喊起来,打夯人像是受到鼓励,喊声更响,夯掷得更快、更高了。于是,形成了一曲打夯号子的大合唱。每当看到这个场面,看到打夯人特别是掌夯人的气派劲,我就攥紧拳头,暗下决心,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当泥水匠,给人盖房子,打夯,当掌夯的。

有一回,我想过把掌夯的瘾,便找来两块砖头绑上棍子系上绳子,喊来小伙伴们玩起打夯的游戏,我掌握着夯把子,感觉神气极了,由于“劲不停,夯把拧”,“夯”落在同伴的脚上,同伴号啕大哭,我遭到大人的一顿训斥,要不是跑得快,棍子就打在了屁股上,看来泥水匠这碗饭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好吃,从此,就断了长大当泥水匠的念头。

现在,农村建房夯实地基逐渐地由人工打夯被机械代替,打夯、夯号便成了永远的未来。但那简短而高亢的号子声和热烈的场面却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里,每每回想起来,还感到振奋。

“陕北红色历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陕北红事》,共同组成一个红色叙事的整体——因为赣南和陕北,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革命进程中最主要的两个历史节点。但是,我始终没有动笔,一来没有找到叙事角度,二来也想与《陕北红事》建构起一个既相同又不同的“上下卷”形式的“联体建筑”。

我是先有赣南之行,后有与那位法国“70后”的聊天,这两件事“前后夹击”,令我茅塞顿开,我决定把赣南的红色往事,置放在世界的大背景下,让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走进这部小说中。在这部已完成了大半的表现赣南红色历史的长篇小说《归故乡》中,出现了德国人、法国人;出现了欧洲的老年人,也出现了欧洲的年轻人。他们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和独特的缘由,与赣南红色历史勾连起来;这些不同在小说中的西方人,并不是简单的符号,而是带着自身的家族史和广阔的欧洲历史;这些来自西方的不同年龄的人们,在小说中,有着对中国红色往事的陌生和非议,也有着对当下中国的片面理解,但所有的一切都随着小说的进程和小说人物命运的发展,“他们”与“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找到了人类精神的契合点,也找到了相互理解和信任的精神平台。

小说是虚构的,但历史是真实的,是不容篡改的;虚构的小说,必须要有一根历史的长绳贯穿始终;小说人物是虚构的,但小说人物的精神,必须要清晰,要体现出正确的历史观。出现在《归故乡》小说中的历史事件和当下的现实情况该如何表现:譬如在赣南,不仅拥有50多位新中国的开国将军,还有50多位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将军;譬如在“二战”中,为何全世界(除了德国、意大利)只有波兰站在日本的立场上,明确支持日本侵占中国?譬如为何当下英、德、法三国,当其中一个国家抨击中国时,另两个国家相互配合、选择默声,然后他们再以轮流坐庄的方式,轮番跟中国大玩“躲猫猫游戏”……我理想中的《归故乡》不仅表现过去真实的红色历史,也能再现五彩斑斓的当下生活,不回避、不躲闪。

当然,小说离不开人物,毕竟需要小说人物来讲话,但小说人物终究到底还是由小说家“操控”的,无论何时,“历史与现实”这根长绳,始终要紧紧攥在小说家手中,并且绷紧它,让小说人物从这根长绳上惊心动魄地走过去,从而完成从“历史到现实”的艺术丈量。